

试论摩尼教对鄂尔浑回鹘的影响

买买提祖农·阿布都克力木

摘要: 摩尼教是3世纪中叶在波斯兴起的世界性宗教,6世纪前后经粟特人向西域东部传播。摩尼教在鄂尔浑回鹘人中曾得到广泛流传,并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相关历史资料和成果,进一步探讨摩尼教对鄂尔浑回鹘的影响。

关键词: 摩尼教;鄂尔浑回鹘;影响

中图分类号: B9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10)05-0138-04

摩尼教又称明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约216-277年)创立的宗教。摩尼宣称自己是继琐罗亚斯德、释迦牟尼、耶稣之后的第四位先知,他吸收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的思想观念,制定新的教义教规,试图创建一种挽救人类的世界性宗教。摩尼教以“二宗三际”为核心,“二宗”即光明与黑暗,“三际”即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分离的初际、二者相互混战的中际和二者秩序重置的后际。摩尼教创立之初,曾得到波斯萨珊王朝沙卜尔一世的支持,以后即受到排斥和迫害。277年摩尼被剥皮而死,教徒四散逃亡。罗马帝国统治者对摩尼教极端仇视。大约296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勒令将摩尼教僧侣烧死,经典焚毁,听众(一般信徒)斩首并没收财产,“以把这种邪恶驱除出我们的福世”[1](p.136)。然而摩尼教在传入鄂尔浑回鹘后,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并于8、9世纪取代萨满教,一跃成为回鹘国教。关于摩尼教传入回鹘的具体过程,有两件重

要资料可供参考,即《九姓回鹘可汗碑》和《牟羽可汗入教记》[2](p.104)。从碑文可知,“安史之乱”爆发后,牟羽可汗(759-780年在位)曾出兵助唐,在洛阳逗留期间与摩尼教高僧发生联系,随之将睿息等四人带回漠北,令其布道,从而使摩尼教传入回鹘。有研究者认为,牟羽可汗将摩尼教引入回鹘的时间当在宝应二年(763年)三月之后[3](p.62),[4](p.88)。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相关历史资料和成果,对摩尼教在回鹘所产生的影响作进一步探讨。

一、政治方面的影响

摩尼教传入并被定为回鹘汗国的国教以后,来自粟特地区的摩尼教僧人受到牟羽可汗的信任和重用,甚至达到能左右国家大事的程度,以至形成了“可汗常与共国”的局面。史载:

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其法曰:晚乃食,敬水而茹葷,不饮乳酪。其

收稿日期:2010-03-01

作者简介:买买提祖农·阿布都克力木,男,维吾尔族,新疆疏附人,新疆喀什师范学院人文系副教授。(新疆喀什 844006)

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年转。江岭西市商胡驼橐,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5](p.66)

元和初(806年)再朝献,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葷,屏湮酪。可汗常与共国者也。[6](pp.35~36)

从史料可见,摩尼教徒在回鹘汗国的政治领域起着重要作用。回鹘的摩尼教僧人与统治者保持着密切关系,积极参政,经常与汗国统治者讨论国家大事,回鹘统治者特别是牟羽可汗非常信任摩尼教僧人,因而摩尼教僧人成为可汗周围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摩尼教僧人还是回鹘派往唐朝的使者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史载:

今赐少(信)物,具如别录。内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师等,并各有赐物,至宜准数分付。内外宰相、官吏、师僧等,并存问之。遣书指不多及。[7](卷57《与回鹘可汗书》,p.1225)

和亲是唐朝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有四位唐朝公主下嫁回鹘可汗。所以无论对唐朝还是回鹘汗国来说,和亲都是重大事件。回鹘可汗为迎接唐朝下嫁回鹘的公主,往往派出庞大使团,其中即有摩尼教僧人。史载:

元和八年(813年)十二月二日,晏归国回鹘摩尼八人,令至中书见宰臣。先是,回鹘请和亲,使有司计之,礼费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以摩尼为回鹘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乃诏宗正少卿李孝诚使于回鹘,太常博士殷侑副之,谕其来请之意……长庆元年(821年)五月,回鹘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于鸿胪寺安置。[8](卷195《回纥传》,pp.5210~5211)

可以说,摩尼教僧人参与了回鹘汗国几乎所有的重大政治事务。摩尼教僧侣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并且善于书写,所以他们很快就在回鹘可汗的宫廷里占据了重要地位。

但是,摩尼教在回鹘的传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一个民族要抛弃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而接受一种外来新的宗教信仰,是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反复斗争的。摩尼教传入回鹘时曾遭到强烈反对,各地不断发生迫害和杀害摩尼教徒的事件。《牟羽可汗入教记》记载:

当此神圣的四僧从“桃花石”(唐)来的时候,他们抱着四愿……但为了人民,为了学理,却遭遇到大的危险,大的压迫。听众和“胡商”常常处在为人杀害的境遇……陛下:如你自己远离这些“达干”,则善法善行可以在你的国内施行;如仍任……“达干”担负国家重任,他们必作恶行,你的国家必将下沉。

[9](p.35)

摩尼教最初传入回鹘时,遭遇萨满教徒的压迫和杀害。反对摩尼教的不仅是萨满教徒,更多的是那些担心因改变宗教而使自己利益受损害的回鹘官员和传统意识强烈的人。据《牟羽可汗入教记》记载,当时摩尼教僧侣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所面临的最大敌人,所以他们建议牟羽可汗不要重任这些“达干”,远离“达干”。有一部分回鹘官员强烈反对摩尼教僧侣参政,他们形成了反对摩尼教及其教徒的集团。这部分回鹘官员反对摩尼教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因为如果摩尼教在回鹘境内深入传播,并且摩尼教僧侣掌握汗国重大政治事务的局面继续发展,这些官员就将失去自己原来拥有的权力,所以他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反对摩尼教,而且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和物质利益而反对和迫害摩尼教徒。在这种情况下,回鹘汗国中摩尼教与萨满教的斗争非常激烈,主要表现在汗国政治领域。到780年,这种政治斗争导致回鹘重臣顿莫贺发动政变。史称:

德宗初即位,使中官梁文秀告哀于回纥,且修旧好,可汗移地健不为礼。而九姓胡素属于回纥者,又陈中国便利以诱其心,可汗乃举国南下,将乘我丧。其宰相顿莫贺达干谏……可汗不听。顿莫贺乘人之心,因击杀之,并杀其亲信及九姓胡所诱来者凡二千人。顿莫贺自立号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8](卷195《回纥传》,p.5213)

顿莫贺发动政变时,屠杀了大批摩尼教徒和九姓胡(粟特人),证明回鹘的一些达干是对摩尼教徒的最大威胁。事实上,萨满教在摩尼教传入回鹘后并未立即消失,萨满依然受到群众甚至一些达干的尊敬。史载:

初发本部来日,将巫师两人来,云:“此行大安稳,然不与唐家兵马斗,见一大人即归。”今日领兵见令公,令公不为疑,脱去衣甲,单独相见,谁有此心胆!是不战斗见一大人,巫师有徵矣。欢跃久之……首领等分缠采头以赏巫师。[10]

有学者认为,“此处所记载之‘巫师’实为萨满,而非摩尼师”[10]。萨满得到人们的尊敬,甚至能随军出征。“事实上根据《旧唐书·回纥传》的记载,当时在场的一共有七位回鹘将领,其中就有五位具有达干称号。这五位达干都‘分缠采头以赏巫师’,可见他们都崇信萨满教,是萨满的有力支持者。”[10]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五位具有“达干”称号的将领中即有顿莫贺,他可能是反对摩尼教和粟特人的关键人物。780年顿莫贺杀牟羽可汗、摩

尼教信徒和九姓胡(粟特人)的原因,并不单纯是反对牟羽可汗南侵,而且可能与粟特人平日飞扬跋扈、干预朝政有关,更与反对摩尼教有关。

780年政变中摩尼教受到沉重打击,但是这场事变对于摩尼教在回鹘境内的继续传播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就在顿莫贺发动政变后不久,《新唐书·回鹘传》载:

元和初,再献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葷,屏踵酪,可汗常与共国者也。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囊为奸。[11](卷217《回鹘传上》,p.6126)

摩尼教传入回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回鹘汗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摩尼教与原有萨满教也进行了激烈较量。汗国旧贵族对摩尼教定为国教不满,因而激烈反对摩尼教及其信徒。780年宰相顿莫贺发动的政变是回鹘汗国历史上的重大事变。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事物内部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后来回鹘汗国的灭亡,其主要原因正是汗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所以说,摩尼教传入回鹘汗国并成为国教,在某种意义上加剧了汗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最终导致鄂尔浑回鹘汗国灭亡。

二、经济方面的影响

摩尼教传入,对回鹘汗国的经济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回鹘与唐朝的商贸来往相当频繁,大批回鹘商人来到中原地区经商,从中获益颇丰。但有关回鹘摩尼教徒与唐朝商业贸易的资料不多。《新唐书·回鹘传》载:

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囊为奸。[11](p.6126)

摩尼教传入回鹘汗国并被牟羽可汗定为国教后,摩尼教找到了可靠的依托。牟羽可汗不仅在回鹘国内推行摩尼教,还凭借自己在唐朝的优越地位和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唐朝境内大力推行。此前摩尼教在唐朝内地的传播并不顺利,还曾遭遇唐朝统治者的禁止。但在牟羽可汗时期,唐朝政府在回鹘可汗要求下,允许在中原地区建立摩尼教寺院。不久,摩尼寺院在唐朝各地相继建立起来。史载:

大历三年(768年)六月,敕回纥置寺,宜赐额大云光明之寺。六年(771年)正月,又敕荆、越、洪等州置大云光明寺一所。[12](赞宁《大宋僧史略》,pp.185~186)

大历六年(771年)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12](志磐《佛祖统纪》,p.186)

元和二年(807年)正月庚子,回纥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12](王溥《唐会要》卷49摩尼寺,p.186)

由此可知,当时摩尼教徒在中原各地建了寺院,但这些摩尼教寺院并非自发建立,而是在回鹘统治者要求下,经过唐政府允许建立起来的。对回鹘来说,这些建立在中原地区的摩尼寺院除传教外,更重要的任务应该是为进入中原的回纥商人、使者提供服务。因此可以说,这些摩尼寺院为回鹘商业经济的发展、为唐朝和回鹘经贸往来的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摩尼教徒在回鹘汗国政治地位的提高,其经济利益也得到充分保证。吐鲁番地区发现的一份回纥文书(约成于10或11世纪),显然是一座规模很大的摩尼教寺院的详细规章^①。从文书中可以看出,摩尼教寺院已不仅是精神和文化中心,还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从事与世俗地主和商人一样的经营活动,拥有葡萄园、农田,收获棉花、小麦、芝麻、甜瓜,寺院有自己的粮食加工业——有磨面师,还出租农田、征收租税,等等。所以说,摩尼教寺院也是世俗社会中的一个经济中心。

三、文化方面的影响

摩尼教传入回鹘汗国,对摩尼教和回鹘汗国来说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上所述,摩尼教从此找到了可靠依托,标志着摩尼教新时代的到來。与此同时,摩尼教的传播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回鹘文化的发展,回鹘人通过摩尼教接触到了较高水平的文化和文字。

摩尼教综合了各种宗教的因素,加之摩尼教徒往返于“丝绸之路”上,不断吸收各民族先进文化。通过摩尼教,回鹘人不仅接触到中原文化,也接触到伊朗及地中海地区的文明。来自东西方的诸种文化与回鹘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回鹘文化获得了新的发展,“融通合成而成回鹘文明之特征”[13]。哈密顿认为:“摩尼教对促进回鹘文明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个未开化的、能征善战的民族通过这种古老的波斯宗教而接触到了伊朗和地中海社会中敏捷的思想和精致的艺术,因为摩尼教综合了基督教、祆教和佛教的各种因素。来自粟特地区的摩尼教传教者们可能还在回

^① 参见 Hans J. 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93. 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的实践及其演变”,载荣新江等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C]. 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69页。

鹘民族中传播了两种以粟特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这就是用于书写经文的摩尼文和所谓的回鹘文。”[14](p.8)

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往往与宗教变迁相伴随。在维吾尔族漫长的历史上,曾先后使用过若干种文字。随着摩尼教传入回鹘,摩尼教使用的正式文字——摩尼文也在回鹘摩尼教徒中得到推广。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用摩尼文书写的摩尼教文献在吐鲁番、敦煌等地都有出土,数量虽然不是很多,涉及面却很广,既有故事、赞美诗、历法,也有宇宙论等方面的著作。

摩尼教教主摩尼曾宣称,为了使各个民族都皈依他的宗教,必须用该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来宣扬(摩尼教)教义。按照教主的意愿,摩尼教徒把用叙利亚文写成的摩尼教主要典籍先后译成了粟特文、汉文、突厥文、回鹘文、拉丁文等十多种文字,这对回鹘书面语也产生了一定影响。随着摩尼教在回鹘社会广泛流传,回鹘语言中出现了一些表示数量、容量、重量等具体意义的外来词语,这些词语由于商业贸易的需要而逐渐被回鹘人接受和使用。回鹘商人在商品交易中需要使用表示数额的量词,摩尼教方便了经济交流和商业贸易。回鹘人对于摩尼教典籍的翻译及其他词汇的借入,为后来各种宗教典籍的翻译及词语借用等进行了探索和尝试。这是摩尼教对于文化发展所起的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摩尼教传入回鹘后,摩尼教徒为发展自己的宗教,竭力将自己的文字传授给回鹘人。由于当时推动摩尼教东传的主要是粟特人,他们用粟特字母拼读和书写回鹘语言,以达到更便于传教的目的,于是在回鹘社会出现了粟特文与古突厥文同时使用的现象。随着时间推移,粟特文慢慢取代古突厥文,出现了回鹘人在粟特文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新文字——回鹘文。所以说,摩尼教的传播,直接带给回鹘社会三种文字,即摩尼文、粟特文和回鹘文。这一点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国探险队在敦煌、新疆所获得的大量摩尼文、粟特文和回鹘文文献中得到证明。

摩尼教的传入,在绘画方面也对回鹘产生了影响。摩尼教创始人摩尼本身就是一位画家,所以摩尼教非常注重通过绘画来表现其教义。在大英图书馆收藏的编号为 Or. 8212—1692(旧编号 Kao. 0107)的摩尼教文献中,就有摩尼(或摩尼继承人)的画像,其手中持一盒子。据学者们推测,这个盒子很可能是摩尼作画所用的画箱[12](p.191)。摩尼教徒在传教过程中也重视绘画的作用,因而当时皈依了摩尼教的回鹘上层贵族都把建造摩尼佛寺和石窟寺并在寺中绘画看成是一种

功德,这自然而然地促进了回鹘建筑和绘画的发展。已经考古发掘的许多高昌遗迹中都有涉及摩尼教的壁画。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曾在吐鲁番地区的佛寺遗址中发现摩尼教壁画,带有浓郁的波斯风格。格鲁塞说:“格领维兑、勒寇克发现摩尼教之种种壁画或绢画,其中因有白衣白冠的人物,颇易认识。勒寇克携归(其实是盗走)柏林诸画中,有一画所绘信徒衣服几尽为伊朗式。据勒寇克说,中绘摩尼,背有日、月光,徒众围绕。此类摩尼教绘画中有数帧颜色鲜明。”[15](p.89)在新疆各地的回鹘石窟壁画中,经常可见摩尼教遗迹。20世纪初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德尔详细记录了柏孜克里克石窟第38窟(格伦威德尔编号第25窟)的摩尼教壁画,经俄国学者奥登堡仔细研究,此洞被确认为摩尼教洞窟。在新疆、敦煌等地类似的摩尼教石窟或以后改为佛教的石窟中,摩尼教壁画非常常见。摩尼教的传入带来了西方波斯文化因素,为在回鹘汗国形成和发展一种独特的回鹘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摩尼教对回鹘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回鹘汗国改宗摩尼教这一历史现象,我们能够发现,宗教作为意识形态可以在客观上对于古代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并且可以在社会各个方面造成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 [1] 林悟殊. 摩尼教在回鹘复兴的社会历史根源[J]. 世界宗教研究, 1984, (1).
- [2] 程溯洛. 唐宋回鹘史论集[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3] [法] 沙畹、伯希和著, 冯承均译.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A].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C].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4] 林悟殊. 摩尼教及其东渐[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5] 李肇. 唐国史补·卷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6] 冯家昇等编.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第2版)[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1.
- [7] 白居易. 白居易集[C]. 北京: 中华书局本, 1979.
- [8] 刘昫. 旧唐书[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9] 冯家昇等编. 新发现的牟羽可汗入教记残本[A].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第2版)[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1.
- [10] 陈俊谋. 试论摩尼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及其影响[J].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6, (1): 37-43.
- [11]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2] 杨福学. 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
- [13] 苏北海. 中古世纪维族与摩尼教的关系[N]. 新疆日报, 1949-02-25, 第3版.
- [14] [法] J. R. 哈密顿著, 耿昇、穆根来译. 五代回鹘史料[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2.
- [15] [法] 格鲁塞.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举要[A]. 冯家昇等.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1.

(责任编辑: 梁二南)